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三

九真

人

詩文

唐韓昌黎集原人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者謂之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哉有曰乎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下哉有曰乎非是也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禽獸不得其情方無故乎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禽獸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萬物而舉遠仁哉作人非是敬齋說退之原人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李子曰蘇子之譏誤矣退之固曰人為夷狄禽獸之主也故雖夷狄禽獸亦必以仁恩均及之不謂人與夷狄夷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三

一

狄與禽獸等耳且人則有知有識者也禽獸則有知而無識者也草木則有生而無知者也禽獸困於人而草木之傲又甚於禽獸也而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故周家忠厚之德至今稱誅以為仁及草木焉彼草木之無知君仁猶且及之况禽獸乎而又况於夷狄乎以及人之仁及夷狄以及夷狄之仁及禽獸皆仁也一切之仁而還謂人與夷狄禽獸等哉蘇子大意必以韓子有一視同仁之語故指之以為等耳獨不念此語之下不曰萬物而舉遠乎是其言一聞一聞自問而自釋也何嫌何疑而痛譏之蘇子之譏會其自釋者而專病其自問者以此而論文則雖六經猶將有譏也况退之之言乎若蘇子之譏所謂過甚之論也自以過甚論人而反以人為過甚則真所謂過甚矣古人之論人曾不如是然今人之論人未有不為過甚者論者不必必其當唯母至於過甚而已宋司馬溫公傳家集撫納西人詔意元祐元年三月上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夷視之如一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彝興以來沐浴皇化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昨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歲因遣臣奏陳士彼君臣失職及得文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極彼防危在於夏國主秉常

豈有大造而所部之人遽敢自絕。使執我逸鄙。皮剝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賀。國家已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絕歲賜。以俟悅心。不幸先帝違棄萬國。朕嗣守令緒。祇承前志。夙夜寅畏。追今昔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東常。屢遣使者。造于闐庭。帛祭計告。虔修常儀。朕惟江海之大。來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捨其前日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曠然前滌。與之更始。目今中教。將吏嚴戢兵民。無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場。凡歲時順。賚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無警。彼此之民。早賦晏起。同底大寧。不亦休哉。可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翟忠惠先生集。陳華等。張氏封室人制。具官某。昔先王班序。顛毛以齒。投民朕貴。老連尊。庶幾忠厚。嘉爾眉壽。多歷年所。錫之命秩。以慰子心。可孫覽奏。議上神宗。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狀。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蓋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郡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考。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二

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訾其醜。或陛下少加酬對。必滿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明黨。臣以謂人王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特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張魏公奏。議奏乞多撥錢。來招來北人狀。臣累具奏。陳屯兵淮甸利害。區區愚意。容有未盡。理合密以上稟聖聽。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日來尤甚。中原之人。極艱於食。加以虜政名為寬大。實行苛刻。百姓皇皇。莫不思變。若不因此機會。廣示懷撫。中興之業。何自而立。臣愚欲乞戒諭朝廷。檢照臣前奏。多撥米斛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伏乞聖慈。更賜詳酌。早降處分。張而軒集。答新及第人啓。茲審承恩。天陞拜慶。親庭間里。知榮士友。增慰惟蒙。名委質。當思忠義之勉。聞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孫湯奏狀。上仁宗。乞止絕宮人出入。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據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行。擯。請官奠酌。慰禮已畢。今見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痛戚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道途窺覷。現僕御喧譁。禁士縱欲。嚴呵宮人。難於檢察。誠為隱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三

暗亦合防微。伏恐奸細乘時。駭機竊發。人之所忽。事不可知。伏諒陛下以苦切在中。周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須至達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彼。祇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節。勿令輒出。深為利便。鄭剛中北山集。三老人奏狀。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眾口一辭。謂璞當廢齊亂常。拜偽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污。關陝之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當燕暴。隱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明光之日。嘗致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豫怒。致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糲。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念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官。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閒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勸風俗之道也。司馬溫公傳家集。乞撫納西人劄子。元祐元年三月。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遂。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之說。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遽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無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所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使有疑。取進止。劉孝孫集。上神宗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臣伏見陛下講修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質。高明聖問。宏奧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劾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為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况士人或緣臣條薦。攀或為朝廷所知。比之輩流。必有可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素起農東塘集。天南措置拘鎖人劄子。臣茲以久

情願兩祈禱略應凡所以仰承德意加惠小民者不敢少怠如清刑獄如
 放贖賞如寬征索如蠲夏稅苟可以召和氣慰民情者行之惟恐弗及臣
 切見本府邊承舊降指揮凡盜賊累犯其人桀黠難制與已斷逐而復回
 者項簡永逮拘鎖外縣寨日給糧食輩較之下誠不為過惟是積日既久
 拘囚數多歲歲增數無由可脫自今本府拘鎖已及玖拾柒人若永久拘
 囚不復再見天日罪故可嫉情亦可憫在法屬管編管各有年限蓋未嘗
 終其身而拘囚也今來亢陽關兩上件囚徒所合措置臣愚欲望聖慈將
 兇行項簡拘鎖之人如元係配隸者即押回元配所如係強壯者即照淳
 熙十年五月內本府已承指揮與分刺屯駐軍其餘皆連各人家屬分押
 出本府隣州界廢幾奸盜有自新之路無終囚之苦亦感召和氣之一端
 也韓元吉南潤集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竊見沿淮諸處近緣虜
 境早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
 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便欲依諸軍例
 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糧之類並不分別人數聞具名色有司執法例
 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侍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
 朝廷行下逐處通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四

濟之數却行取責數內情急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
 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急充効用之人即與支破効用請受撥隸効用其
 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於淮南兩路
 取撥間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麥時候始
 行罷給廢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洪迺慧洲
 集試驗揀汰人劄子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二月一日依臣近准樞密院
 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
 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
 病可以從軍者却稱係筆吏出身不習弓馬乃是竄名冒賞分明臣竊謂
 近歲軍費泛濫無以給革此等人既已寄名得官隨踵離軍便與直隸行
 五人一等注授添差差遣俸祿相繼更不待闕終身微幸誠為太甚且愚
 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並令知通兵職官逐一子細試驗其
 年未五十非有廢疾之人若或不習弓馬即發回吏部令與在部人衆同
 理名次差注廢疾廢行陣傷矢石之人有以甄別伏望睿察更賜詳酌如
 臣言可採乞賜施行取進止唐施有晉西山會真記識人論上清玄格
 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跡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已

言已輕於人事未克於內驕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爲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爲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姑息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又曰古今聖賢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赤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于防外之失劉安師王道厚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及修養之事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急其業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于人耳珠度胡氏而始終如一三方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彥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趨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州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類辯詞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又地之常俗之輩學而不遇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較命重財甘爲下鬼錄人纖惡棄人大善雖見不聽其言雖聽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待二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真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夕朝爲夕改坐望立成傳而不守三也又况交結狂徒搜尋異論廢

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通參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狂徒嗟夫愚而自尊賢而不辯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識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真人未修煉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冥心平身正坐使元氣上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浴浴萬倍于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速唾以損氣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昏睛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睡濁神頻醉散氣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氣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氣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議五行以保全冲和之氣外固內固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脫頤論禁幼學論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皆一本而已矣夫苟其本一則物之盈乎天地間者宜悉無以異而豈獨貴於人然驗其所形見察其所稟受則是一也其散而爲是偏而不全參差而不齊者則物各有得焉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則不然嗚呼斯人也固宜有所增益而後至者蓋亦其本然耳夫惟其本然也是以與天地並立而謂之三才而其充之爲聖人者有以參天地之化也自斯人不反其初也則不知所以貴者安在而後能充之者鮮矣故夫子示學者以天地

之性。人為貴之說。且天地吾得而見之矣。其孰為之初也。人與物吾得而見之矣。其又孰為之初也。嘗試求所以為天地者。於未判之先。而求所以為人。若物者。於有生之始。則天地未判。此一存焉。天地既判。此一寓焉。有天地。然後有人。有萬物。而此一形焉。大抵似相因。而非有以次第也。則人固無以異於天地。而萬物亦何以異於人乎。今夫虎狼之噬嚙。而禽魚之飲啄。鴻鵠之騰翔。而蚊蚋之雜襲。則是物固有殊分。而自適者。鸚鵡之能言。而麟鳳之識時。蜂蟻之有別。而鳥鳥之知愛。則是物固又有靈。而有義者。凡其所以然者。意者其必有初焉。謂之非天地之性。不可也。然惟其稟受之稟。而形見之偏也。是以圓於天地之間。而與人不相似。反觀諸人。則入而父子。兄弟。夫婦。出而君臣。鄉黨。朋友。發而為喜怒哀樂。愛惡敬懼。用而為動靜語默。進退行藏。蓋天下共由之。而不可以離此。特其顯而可見者耳。而其所謂初者。果安在。其獨無所同然者乎。且夫匹夫匹婦。昧昧而不知者。其事親從兄之特別。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推而上之。則一念之誠。皆足以進於善。而至於生生而不可已。又推而上之。則盡人物之性。而天地之化育。實於我乎。賴而謂之聖人。是其所以然而所由生者。其不謂之初也耶。夫固與物同一初也。而若是。其殆不若是無以立三才之道耶。雖

然。均是人也。上焉者為聖人。而下焉者日用而不知。苟聖人矣。誠足以參天地。苟日用而不知也。則雖有是性。其異於物者幾希矣。人見其如此也。則以為聖人固有大過人者。而又不可以一等論。由是率天地之人。而自賊其貴。而聖人愈不可見矣。惟聖人謂是貴者。天地之同然也。天地得之。以為天地。而人得之。未始不可以參天地。故其所以垂世立教者。不徒曰性相近。而必曰成性。不徒曰性善。而必曰養性。夫求性之所以善。且相近者。莫切於愚夫愚婦。而所以養而盡其性者。莫若以誠。向使學者致知於其初。而存誠以力行。則習之而日察。履之而日著。其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盡道。其於喜怒哀樂。愛惡敬懼也。中節。其於動靜語默。進退行藏也。皆特措之宜。則聖之事。自吾分內。而何異之有乎。夫子之繼斯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嗚呼。此固其初者也。學者能於事親之特察之。則亦庶幾矣。徐誼論天地之性。人為貴。知三才有同然之性。又知君子有盡性之道。而後可與言人矣。夫人也者。稟乎天地。而同乎天地。配兩儀而三之。夫孰有貴於此者。物交物而喪其真。於是乎始與天地不相似。紛爭之故起。戕賊之禍興。往往失其所以為人。世之言性者。至是而始無所據。惟君子為能知其初。則知吾所以為人者矣。夫且存而養之。察吾固有之。純全廣大。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三

周流動循其則。而使無一用之不盡。極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無往而不可。則盡吾所以為人者矣。是其為貴。雖夫人有之。而獨於盡性者得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此夫子論性之要言也。自是言之不明也。學者不勝其多端相持不決。而有異端之論。提出而乘之。廢棄斯人之所以貴。一切委之渾然。謂人與物同乎一性。無有差別也。而後儒者之功用。所謂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者。毫末無所措。何也。視其生生之原。渾然而無別。固將悠然委聽。若萬物然。視德言動。不心於禮。心思智慮。一歸於無。聖賢德業。蓋幾於熄。所謂人者。之何有焉。嗚呼。古今論性。失其歸者多矣。未有與夫子背馳而為害之極至此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嘗排之矣。孰知夫是說之不德也。飛潛動植。雖同乎一氣。造物之巧。無所加焉。物之為物。生始乎乾坤。而不能同乾坤之用。人之為人。亦生始乎乾坤。而終有以贊乾坤之機。此性之妙。所以獨尊乎人。而與三才並列者也。聖人之論。蓋止於是。而無異說焉。此論一明。則學者之學。有所因而致其力。有所見而造其極。盡其所以為人。而同其功用於天地。此論不明。則學者之學。虛無放誕。高言相誇。失其所以為人。而卒於草木禽獸。無擇。君子所不可不辨也。嗚呼。孰能推明此理。以定異說之滔滔乎。夫人之貴也。屈伸同乎天地之闢闔。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七

動靜同乎天地之晝夜。嘘而春。吸而秋。推而言之。罔或少間。人見其若此也。蓋有本之者焉。天地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形於一元之運。分於陰陽。照於日月。澤於雨露。動於雷霆。凡所以為天地者。皆此性之形見也。人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發於一心之運。為仁義。為文武。為禮儀。三百為威儀。三千為參天地贊化育之功。凡所以為人者。皆此性之形見也。有生之初。不為聖賢有餘。不為愚鄙不足。人人有貴於己者。此也。世之人。斷喪於嗜慾。顛真乎得喪。三綱五常。散亂紛雜。而所貴者。乃不可考。此豈性之罪也哉。此豈足以與於三才之列哉。惟君子知其可貴也。則於吾身之中。確然有以見天地之全。而盡其可貴也。則於吾身之中。凝然有以具天地之全。使夫人而能致知以察之。自盡以體之。皆自致乎君子之域。則天下皆其人也。皆可貴者也。世固有是理也。大道之行也。以先覺覺後覺。至於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則亦有是事也。夫子之言。蓋信而有證矣。夫子之言。性初不多見。曰性相近也。曰成之者性。曰成性存存。雖參寥。數語。而推明此性之尊。初無曖昧不明之處。既而子思有率性盡性之說。孟子有性善之說。與六經之文。探賾索隱之辭。仁義禮樂之具。所以闡明乎此性。而防檢乎此性。明白於天下。異論當無所廁其迹也。奈何荀卿為孔氏而有性。

惡之說。揚雄為孔氏。而有善惡混之說。韓愈為孔氏。而又有三品之說。夫子之所以推尊斯人之性。而指示天下者。經三說而潰亂矣。三子之駕說。將以明道也。孰知其害道之至此也。雖然。若三子者。未必敢於為異論也。見之不明焉耳。猶有扶持名教之心焉。蓋未廢夫脩為之說也。嗚呼。未有若混人物之性於無差別之域。廢吾儒功用者之為禍深且酷也。學者於此。要當相與明目而辨之。王宗度論善擇者制人。談仁義於戰國之世。儒者蓋難乎其言也。夫苟難乎其言也。則儒者於此。亦必有權以濟道者。而入之。庶乎樂於吾之說者。猶可以異其聽。而漸去其習也。夫自源沮流。抑末歸正。不即其目前可喜之效。而安之於無所容心。儒者豈不能言之。而時方急於權勢功利之近効。則殆將以吾說為迂也。迂固非知道者之所病。而道之不行。則亦維持王道者之所深憂也。故吾惟毋曲其說。以規利。毋捨其道。以徇人耳。嗚然。力辨義信。權謀於毫釐之際。而假其制人之利。以婉吾說。而誘其入。則聽之者不逆。而言之者亦不迂。議者乎何尤。荀卿子。屢致意於霸王之辨。而繼之曰。善擇者制人。是固不可不擇。王而行之也。然王者之道。豈獨為制人之具乎。噫。吾固知荀卿子之言。在戰國之世。不得不然也。夫嚴於衛聖人之道。而尊王以黜霸者。固儒者之責也。然

狃於持其說之大。一切舉近効可喜之事。植之封畛之外。而不屑言。則時君世主。急於圖功者。且將曰。世務不可問之儒者。此固不知儒之罪。而亦儒者執論之過也。且儒者平日之所學問。之所講明。不欲滯世以求用。則已。如其有意於濟斯民也。扶持是君。而充擴是道也。又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而乃牢執其說。謂仁義之必無近効。王者之必不制人。優游不迫之治。必無斬艾懲創之利。彼無貪於吾之說。而吾略不假借於彼之所覲。素亦憂憂乎難入矣。其於立言垂教之責。則無負。而權以濟道。則未也。昔者孟子之書。蓋判義利。分德力。嚴乎其不可犯矣。而時亦有所寬。而道之入也。有所假。而誘之聽也。委曲其辭。而馴揉其心也。教之以為仁。而與之以無敵之名。假制挺撻秦楚之威。以勉其孝悌忠信之脩。屈先王於好色好貨不美之名。以開其與民同欲之意。孟子豈不知按本塞源。一以正告之。為得哉。抑亦因其資。而為之說也。吾觀荀卿子。王霸一篇。反覆明白。而言之者。不一再而止。何其確於王霸之辨也。及其以制人之說。而為善擇者之攻。則又未免震於禦假求勝之事。又何駁於王霸之用也。嗚呼。荀卿子之意。則有在矣。戰國之君。富彊是徂。權力是勝。非可遽然納之於正。而弗其欲也。況道大則難從。効久則易厭。告之難從之道。而又逞其効。以滋其厭。

之心無怪乎霸之不王也吾寧嚴張厲之功於和緩之中駕命令如意之說於君子長者之道庶幾霸者之聞吾說且曰制人顯如也王者美名也吾不失吾所覲慕之顯功而又得古人之美名何憚而不行之哉雖未可以使之純乎仁義之舉而主盟自好之諸侯有伐叛存亡之師故民恤災之政王道之粗猶見其一二也嗟乎山之堅難穴也有指之曰汝有玉則人且窮其力而不厭淵之深難入也有告之曰彼有珠則勇者躍而不顧王道之易行非若穴山墜淵之難也而霸者貪制人之功尤甚於好珠玉之利其能無擇之之喜乎蓋嘗三復荀卿之言非徒以制人之說而誘其人也如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夫義固王者也遇民之信堯舜且不能廢信之三果不足以王乎荀卿寧屈之名於霸亦欲時君之為霸者則不可不吾先王之信此因而正之也權謀本霸者之用則遽屏之以亡此又危而論之也誘而入之雖憚必從因而正之雖迷必復危而論之雖昏必懼荀卿之於王霸蓋別白於中者甚明而劑量運用於其言者莫不有深意存焉未可一槩論也不然終篇斷之曰粹而王駁而霸湯文齊晉之用心兩言而定而後世王霸之說皆折衷於此則荀卿之審於見蓋素矣豈固欲以制人厚誣王道耶不特此爾卿嘗言曰道德之威成乎安撫夫既謂

之道德則人自心悦而誠服之何假於威與權哉蓋借威臨而信道德是亦以制人而誘其行王之意也學者要當考戰國之時以即荀卿子之心廷齋論說君子責已待人如何論退之兩句可謂曲盡無後遺論矣然只是並設兩端無所輕重學者若實要下工夫須當知古之君子其待人輕以約者正為其責己重以周也蓋待人之輕以約生於責己之重以周耳重之為言以天下所至難之事望於己則不暇詳於人苟詳於人則必約為猶未備蓋人已對立於天下詳於己則不暇詳於人苟詳於人則必約於己者也古之君子其身之所自負荷者甚重而所以自期待者甚速有少不到便若負千有過惡有無限好處却一似全然欠闕朝傲夕揚淵照水履反觀內照惟恐陷於小人之歸人之善不善於我乎何預尚何暇移所以點檢吾身者而點檢他人哉凡人之精於點檢它人者只為許多工夫用在它人身上自己既不用工夫自然有暇去窺人過失故責己愈重則待人愈輕責己愈周而待人愈約蓋精神全用在自己上更不暇照管它人人與己不兩立此重則彼輕已詳則彼不得不略後之君子反此待己嚴所以責人詳也夫古之君子惟其責己重以周所以待人輕以約成湯之

與人不求備耶其檢身若不及也檢身方且不及責人何暇求備乎荀
翁於徐集問人齋記十一王德時扁讀書寓舍曰問人齊天地亦傳舍
爾美獨傳舍哉傳舍問人耶人問傳舍耶如欲知之問諸傳舍東清集上
太宗聚人議 臣伏以天生烝民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
用興民非財因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
誠為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聞其貨殖之門
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
之道聚人為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乞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未
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詐偽無所安欬其教化不行不
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無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
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
難乎是知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
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飢寒富家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
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庫充盈時俗康阜既庶
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蝗為災
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

益算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
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括剋或施之以
寬平或用相國而資於民或用常時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有然則
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
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
塞邪路於漢劉刻訛根於晉石整域中之象庶執匪王民窮宇內之舟車
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持出擬豐盈則遵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土
不少餼凍之色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
精版籍莫若遵周伍之法備勸課莫若中殿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
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辨井
之制周人置三廛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
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
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履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得故
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類
老幼共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獻之乃命有
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之間俗便其制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三

陳亡隋亂紀紊綱頽泊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
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選廉平州官將官
悉知丁口孳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有司一本在縣主持一本納
州縣對聽一戶則罰如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
力互相檢護無敢欺罔以糾越奸詭督課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
胥增減悉由於田峻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過差強而始振
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
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
古者定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其勤勞而罰怠惰也
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
與孝悌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
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
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殷殷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
利泊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
級於事雖涉大煩亦可體為嘗式但臣切見先有勅命適下諸州俾置農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七

師猶謂勸人後本然雖有其詔語而以其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
慮其較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畝畝之闕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
上件事由兼有前古制度儻若陛下不遺時非特賜施行即乞檢令村坊
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息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
人數按以土田五家為伍五鄰為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
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殷最厲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
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大小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
而優歸太古之風於今苟違故曰精版籍莫若通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
申嚴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進備虛憚無補盛明
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辭之使賞延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
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
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實延世祿之說而不遵其首是以官吏
浮冗最為天下之大慮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
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
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務其溢然而陰補之格猶未若本朝之盛也蓋太祖

太宗之待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傳聞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取士之門
 陰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向天下以補陰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
 千萬計豈特實延世祿而已邪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為三歲
 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猶患其濫則殆非歲數之近陰補人之多故
 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於陰補且事之議將不可
 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
 歲數遠近而漸實其試法試而中於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陰補之舊
 名而已無入仕之新患順於人心所利有五不增陰補之期無所缺望一
 利也公卿之子弟志於不學而今實其試法則自勤於學二利也得好學
 之人以為政不病於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
 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陰補凡天
 下之入仕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
 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夫
 虞舜實延文王世祿之首矣中興備覽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
 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眾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
 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十一

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清尊矣至於詢之芻蕘以問利害蓋固
 無不可者崔宮教集津人問 崔子遊於江湖之上見夫競舟之民相先
 以為樂臨流而觀倚杖竊歎未知所謂有津人者操舟而來鬻眉蒼然輯
 棹而止於是進而問曰彼乘危而有闕心何取為樂哉且以爭為樂者有
 之矣博者爭虛變者爭局壺者爭馬射者爭鵠或談笑於几席之暇或博
 以禮文之縛今乃涉巨濤之滄茫較扁舟之遙速或騰棹而隨決或盪汨
 而顛覆何取為樂哉津人曰噫競舟之樂子亦危之耶且天地者大江湖
 也人身者一舟楫也一身之間視聽言貌思則競之所由作也人有舟其
 較則驕視於蓬累繡栢藻井則誇勝於圭單鐘鼎者恨葦帆之不如觀
 青紫者耻楫視之不敢比競於目者也鳴蛙鼓吹清濁之相喧黃鐘瓦釜
 邪正之相比南磬北芋澁革玄之朝東瑟西正為澱血之地此競於耳者
 也離堅則約從為姦合異則連衡為賊誣善之辭銷骨而鏢金是已之學
 操戈而入室此競於口者也抱負者以折腰為耻貴倨者以僂眉為屈干
 戈之怒起於事長方錮之慘興於膝席此競為貌者也交戰於得喪之途
 相攻於愛惡之域方寸之地有山川之險肝膽之遇有楚越之敵此競於
 心者也夫以人之一身而挾此五競日涉於物膠膠而與之觸馳驚於愛

河衝突於欲海履風波而不愕觸機穿而不悔今予舍此不為之恠而切
切然笑憐師之愚愛榜人之治此吾所未解也崔子聞之悚然而作曰隱
君子也於是再拜而起三楫而前曰吾學有年矣吾日親於色耳親於聲
口親於言貌親於形七情紛爭思慮營營不得瀆史事今也何幸得從先
生游願聞一言庶幾乎知道津人莞爾而笑掉頭而歌曰吾之舟兮常虛
以遊哀樂喜怒兮一毫不留不與物涉兮駕空以浮萬方覆却兮無觸吾
舟吾之舟兮常虛以游歌畢延緣葦間刺船而去元王揮秋淵集樂全老
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享所有而全
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玉雖治產時逐處心遠大資之以
發其身者良有足取為人志明而氣銳樂資好客教子孫讀書願一事不
肯屑屑出人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儋羨掉臂於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產
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菴顯軒二大
老愛其疏通知變皆欵與其進遂資籍子仲先為特聞人故好事之名高
出行輒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家則藏書有闕國外思親有亭植
佳花釀名酒客至則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有
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

家有子純孝而特達釋負有孫善繼而克荷歲時謙喜朋簪四盡兒孫滿
前奉觴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頂並集何其秉之厚樂之全且見其
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因舉會有慶謂子仲曰若遇父克
專所有以齒以德拔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如何曰謹唯
命遂以樂全老人日之異特憺喬木禮高年使誥雲綉彩爛馬盈門是將
為贈歲壬辰至元二十九年履端日書文苑英華山亭思友人序 高興
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清隣人張氏有山亭馬洞壑橫分奇峯
直上鬱然有造化之功矣嗟夫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
章可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高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風可以調合獨
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生靈之醜醜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
顧視天下亦可以故故囊中之一半矣惜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入
琴黃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
若開闢輪苑掃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晉子建
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棹行村巷思飛情逸風雲生定
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 履廷部人判 撫州別駕豆

盧安會正殿廷部人乙弗乾公事樂而後行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對
端右之寄古人為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豆盧安雅有通識率由舊章呂
度推其佩刀諸葛稱其曠足好問則裕高步於丘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
榻舍茲正殿廷彼部人飢渴良圖咨謀雅道昔干木賤士文侯尚且執問
侯羸匹夫信陵以之盧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懸舉此為非愚所不取 豆
盧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運珠而構化題與就職行聞
仲舉之風展曠臨人生振士元之躅爰於正寢延茲部人罕言私情但舉
公事乙弗乾既奉嚴命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據理何乖於即事王
子之臨東海雖未贈刀盧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終有味於條
章安既有推詞請從於緘默 王祥望職久著傳刀雁統良材假稱展曠
承上接下故宜自己而行舉目提綱或可稟人而借如鄭產流譽尚採鄉
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與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江海以納流為
大君子以訪賢為美子賤之居茂事實稟度於邑人何晏之任尚書止關
懷於談客孔丘既稱其善史臣不叙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
安令不伏良謂有詞白居易長慶集續虞人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競
競業業咸動厥政鳥生深林獸在叢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虫魚各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十四

遂其未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收殲俾心發任何
以效之曰并與康曹不足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
足為懼上心既悟為之輟收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
起以出鷄死握中噫遂歌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衙檄可供審其安危
惟聖之慮萬類編借從人 某啓昨追晚至府下以衣冠不正未敢躬
詣台階恭謁下情惟切瞻仰即日盛暑伏惟台候萬福少意欲就使廳假
人從看謁兩日儻蒙允賜幸道至即容面謝不宣 答某再拜伏辱教字
執審舟版已抵江口感德神相台候萬福為慰須抵應人謹遣備使喚他
委尚望願肯即容首詣參見以盡區區先此以謝不宣 楚辭思美人 思
美人兮擘涕而墮始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詔行 且言及始及是及媒
一作路路一作媒媒下一有而道索一無下而索 詔行 且言及始及是及媒
上言寄是下言也字借收也於久立七也始見也 奏奏之煩寃兮陷滯而
不發申且以舒中情兮志沈沈而莫達 一作掩掩 一作治治 一作不一
且言子花子許第一作不 小上路阻而苦始而 楚亦以治字為治也
中重一今日之春明日使上之楚值七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陰而不將
因歸鳥而致辭兮美迅高而難當 一作有當 一作有當 一作小上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三

可寄情也。高辛之靈，最芳遺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芳媿易初而屈志。一作或。成節之皆叶平去聲。媿，媿也。媿，媿也。去鳥致詒，事見天問。此用上章神鳥難當而止。應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也。獨歷年而離愁芳，羌涕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芳何變易之可為。以與是。同化叶音媿。閔，一作歷。為之一作初。而。弟，憐也。憐，憐也。同。壽考，變易年歲也。然。此不能變易其初也。知前轍之不遂，芳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芳蹇獨懷此異路。一作道。木一作未。度，丁一有也。字。知，直也。之，不也。行而不。此改其度，雖至於車顛馬仆，而猶慎其所以之，適不肖同於衆人也。勃騏驥而更駕芳，造父為我操之。遠途次而勿驅，芳聊假日以須。皆指驂象之西限，芳與練黃以為期。東平聲。造之，到及父音。黃，馬去聲。我一作會。練，七力反。之，字為韻。造七句反。皆古時字。騏，音流。一作驍。騏，一作騏。音。兼。連，交善。御，同。御，木時人。騏，之執轡也。連，猶進也。造，次猶造也。也。騏，山石，漢水所出也。也。高辛，神。造，降也。日，行人時之驛。且前也。以馬此，騏驥更駕，駿馬。使善御者，故其善造之。而不造，往以馴至於荒服。造之，造之也。以窮日之力，而自休，止。止知也。造之，不可出而欲造也。以從命也。開春發歲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芳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芳遵江夏以娛憂，時一作止。篇一作逆。擎太薄之芳，蒹芳寧長州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芳吾誰與玩此芳。草芳一作菰。莖一作芷。蒹，古反。指一作然。一之字，草，一之反。一及深生不及其內，時。一。解篇薄與雜，某芳備以為交佩。佩，綰紵以絲，紵芳蓬菱絕而離異，吾且憊。何以娛憂，芳觀南人之變態，竊伏在其中。心芳揚厥慮而不袞，芳與澤其雜。稼芳，羌芳華自中出。篇音，備一作備。風叶。音備。以一作其。稼音。芳，於危反。憊，何一作能。何，憊叶音。甘，強。一。音。吾字一。無。在字。一。無。其字。出叶。又。是。反。篇，篇。音。葛。也。似。小。紫。音。莖。新。好。生。葛。音。葛。也。交佩，左右佩也。為善雜，某芳，半芳，故言解去。二。也。以上。文。之。在。琴。備。為。交。佩。也。練。也。練。絲。也。時。之。風。之。是。然。遠。佩。之。而。是。已。是。地。而。離。異。矣。然。是。止。復。優。游。也。是。以。觀。世。變。之。繁。其。所。以。於。中。者。以。於。中。者。以。無。所。於。外。則。其。欲。若。自。從。中。出。切。不。惜。美。於。外。也。紛。郁。郁。其。遠。蒸。芳。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芳。羌。居。蔽。而。聞。章。一。作。承。百。一。作。重。芳。一。言。其。重。間。去。聲。解。解。也。也。衆。芳。之。連。篇。也。此。亦。上。章。芳。華。自。中。出。遂。言。其。那。那。連。於。中。情。質。信。可。保。故。其。那。那。而。其。名。也。章。之。令。薛。葛。以為理，芳憊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芳憊蹇蹇而濡足。一。作。一。

高吾不說芳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振芳然容與而孤疑
 廣遂前畫芳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芳顧及白日之未暮也獨
 楚而南行芳思彭咸之故也
 接中原文獻之傳公疑始餘百年而其學始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
 也嗟夫公肯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
 公相去又如此之其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
 辭辭曰惟微人之惜想芳賦婦質於自然俯蛾現而凝黛芳芳目轉以成
 嬾安鬢疑而如雲芳鬢輔巧以承權纖腰綉頭若鮮卑芳容都曼而體便
 娟寶璫繁而石繞芳桂微嬌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芳錯本難而傳桂向
 瑤臺而微步芳意憺靜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芳復浴與乎江
 干勢翩翩其姿舉芳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芳遂凌厲乎高
 寒涕道紀以為御芳鍊天和而為飡徑駐馭於陟陰芳時上下乎星辰歎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十六

予主之何晚芳不一說於芳儀念姱嫫之鮮雙芳遊迴颺而曹思飲愁悻
 而委情芳氣消蕭以如秋道苟可以運之芳視萬里猶門峰登岷嶽而騁
 望方正晨旭之蒼涼氣噎豁而闐朗芳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糾而柴虎
 奔嶺州蕭森以相望豐狐思華而永嗥芳文鷲慕類以徐爾金積爽之不
 休芳空雲龍之峙軒窳佗佗而望絕芳權靈宵其西歲降紫丘而臨曠野
 負俯故轍以東歸向開植而流倚芳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芳
 想織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芳懷繡服之陸離蒼顛霏落而無澤芳思
 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芳復經緯乎空庭苦鳴鴈之離靡芳狀羽羣
 之蹇蹇撼戶櫺以悲刺芳揚替容而弗自勝轉曲肅而入堂燎芳眸獨坐
 對子華燈影揮曳如烏旌芳象中心之靡寧寒虎信信而覽吹芳耳恍聞
 琴音疾倒屣以啓閑芳颺聞葉於枯岑縹緲綿綿而莫抒芳托幽寄於瑾琴
 余而就榻芳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芳擒有物而衝中急纏纏以
 方傲芳魂奮奮而上征造引始而謁太儀芳華靈縉其若最氣旌容以隨
 眾芳鳳簪而望空馭象車而乘虬即方鞭列缺以斥崇隆約轟熊幡幸
 皇以奮芳襟流紆謫躡以相蒙左倚右衝動以翔浮芳倏伸臂而雲道而

雷春回穴蟠繡汨以痔歎芳吸泔瀟率藹以濛鴻穆眇眇以前邁芳翻粉
粉而弗止莽其其以無垠芳勢皇皇而逸靡超氛埃而淑郵芳竟按轡乎
未陵長屨舉蜀以向日方有赫戲之華文揚芒標以上焱芳繫重離之丹
門炫亦玉之寶章芳列八龍之威神故東趨於蒼極芳青瑤紛其並迎羣
神術術以方饗芳奏靈和之鳳笙四耐芬而凍飲芳華玉色而帶頰搗素
威以升皓宮芳竹回柱之浮尊收顧余而破頰芳錫璉瓊之華鈎謂貞白
以自守芳合左契於伊尚折寒門而燭元算芳翔颺颺以吹表有夫玄中
而揮甲芳握靈心以為誣重陰泣而未啓芳肅玄氣之幽幽四方非不可
居芳帳所思之莫余親馳兩轂如飛九芳又滔滔而遐逝靈氣告余以吉
故芳予何為芳獨愁苦彼中天之有居芳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
至芳屨弗愆於恒素侶忽荒以從之芳駕剛颺以徑度習光炎之所斫芳
琳纖霽決而不可正視瑠瑯彤樞屹以上起芳瀏濫弘倘雲謫而波詭連
卷攬倪香以軋芳歲魁幼妙轟以高峙中洞房之沕穆芳乃嫩人之攸
居使步姬為子通訊芳儼再拜乎堂垂眉朱扉之洞開芳移玉趾之委蛇
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芳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芳意動動而告
余曰皇降靈芳昭質弗沫毋染爾穢芳昧厥施幼約襦芳曳蕙旂結蕙標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芳張椒幃夕桂漿芳熒蕙縈素胡緹芳哇揭車集衆芳以遠蒸芳羌郁郁
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芳書肇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芳陶去幽而開
寤雖嘉辭之益耳芳邀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沈思芳顛獨處而絲戾也
誠因言以會心芳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芳惟我民之秉彝
道弘敷於上下芳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芳幸方冊之始如日參
驗於厥躬芳若面命而耳提跋蹇之嬰姍芳固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
息芳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樸而力單芳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鈎矩而佩
衡芳撤葦蒙而祛蔚期有形以必踐芳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待媿人以與
之游芳又何異同切而並世乎此也此詩香林一過寄玉子九子先益有
是問予學古書以識之庸復異日各考其作之八也晉二俊集陸機幽
人賦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揮雲霓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
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暎其蕙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
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文苑英華鄭道撰人不易知賦以題馬嶺墳素通
旨古今弄倫惟冲虛以致遠貴特達而知人有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
九微而觀則既一德而求真既而亂合性情交馳馳驟一作作員莊列談
其險艱先奔病其授受玉石相蔽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忘投珠而目

父考聲度之軌。獨察言貌之休咎。登之則理。將斯契昧之則亂。何不有彼
經緯之區分。在昭擇於能不。後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夫子羽之容。或失宰
我之議。自非識周卽之顧曲。辨齊芋之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
於射龍之器。其道或如蘭芷。應以填鹿。聞撤俎而興歎。指負甕而留規。管
仲霸齊。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而皆得。
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別。有事業後。時徘徊中路。厭東郭之靈。隱南山之
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者棄之於異處。一以荀名實之斯在。
顧曲直而成論。徒叩寂於不材。實有慚於能賦。文鑑王回。撰愛人賦。傲
大民之秉彝。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徇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
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捨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
忘遺禮而寢於大夫之簀。感童子之闢諷。兮。雖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春
務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詰詰言於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慝。蓋曰德
之為物。兮。在已而不在他。焉其形。賴於鳴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
而生死。兮。同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岐而優遭。孝莫大於
尊親。兮。不格姦於讒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
兮。專責難於可願。禮莫隆於任臣。兮。教欽職而有聞。莫威於夫婦之際。蓋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六

風惟鳩而誰誦。莫孺於兄弟之間。兮。泣脯子而弭怨。莫樂於朋友之交。兮。
競切磋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敢倦。莫此則陷父於
惡。兮。晉申生纒謚為恭。納寵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履其宗。遂主欲以辱
歛。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忘同床之干政。
兮。嬉姐權以興我。小不忍於弗母。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
不為効。歷萬古而猶憲。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方循理
而造要。庶無忝於曾氏之言。兮。聊天賦而備邵。唐徐寅賦人生幾何。坤心
上升。福履何安。葉落辭柯。人生幾何。六國戰而護為流血。三神山而香隔
鯨波。任誇百斛之明珠。豈延遐壽。或有一危之芳酒。且共高歌。豈不以天
地為墟。日星為紀。雖有聖而有智。不無生而無死。生則浮萍。死則流水。七
十戰爭。如虎豹竟到烏江。三千賓客。若鴛鴦難尋。朱履擾擾。念念晨雞暮
鐘。命寧保兮。霜與露。年不禁兮。椿與松。問青天兮。何休何舒。拘人否泰。數
白日兮。東生西沒。奪我顏容。可惜繁華。堪驚倚伏。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
神兮。妬君福。不覺南隣公子。綠鬢改而華髮生。北里豪家。昨日歌而今日
哭。夢幻吞侵。朝浮夕沉。三光有影。遠誰驚。萬事無根。何處尋。易服猛獸。難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三

降寸心。眼看西晉之荆榛猶經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兔。尚惜黃金。亦何荒色。嗜音彫牆峻宇。君不見息夫人。芳情長黯。金谷園。芳閣無觀。香閣之羅。紙未脫。已別承恩。春風之桃李。方開。早聞移玉。丘壘景繁。金章布衣。白羊青草。只堪恨。逐利爭名。何太非。嘗聞蕭史。玉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吾欲挹玄酒於東漢。舉嘉肴於西嶽。命北帝以指榮枯。召南華而請清濁。飲大道以醉平生。莫陶陶而返朴。宋潘植忘筌書人文。人位天地之間。以一心而總萬理。蓋以萬理錯綜於天地之間。而會于一心。其顯者則正名之曰文。天文則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度是也。以序而運。循軌而運。其行之遲速。與夫合散。紀守。陵歷。闕食。而特變。斯可察。所以致此者。由人理該通。有順有逆。則格於幽而彰於顯。故動於中而應於上者。有不可掩焉。理藏於隱。而旁暢。交通。間不容髮。感則隨應。無有遠近。幽深。如陽燧方諸。上格於至高之日月。不旋頃。而應情。感理通。故陳於顯者。隨之而變。而燭理者。知其莫見乎隱。則理之貫通。甚昭昭也。在人得之。是謂人文。文者人之理也。人之理。兼三才而該貫。無遺者也。近取諸身。則理備於一身。經絡分布。無所不通。經脈之貫於藏。猶經水之注於海。而絡脈則羅布並連。交通。而胥會焉。猶百川分流。不舍晝夜。而亦俱會於海。明者為之。

若禹之行水。無非水之道。故用鍼補瀉。無不相應。以順其所由之理。理之在身者如此。以貫乎天地之間者。本如此。故也。而神之所觀。玄通默諭。以周乎大業之富有盛德之日。新者何可勝言也。以順而格。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蓋文之實如此。人文之大致。雖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上際下蟠。無所不在。以理無不通。蓋文者。經緯天地者也。彌滿於覆載之間。無非理也。而通是者在言行。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無他。理順故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無他。理逆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皆理之貫通。不問達通。故言。梅則液。且生。渴且止。梅固未嘗有也。一發於言。則梅之象已著。則情已感。情感則理已通。液不期生而生。渴不期止而止而行之。或慙者。皆足以動乎幽德。如匹夫慷慨。六月飛霜。匹婦銜怨。三年亢陽。是言行所以通衆理也。而儒者之助人君。順陰陽。三公之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皆順。至理而已。至理具乎易。而未形者也。觸類則通。旁達幽無形。深不測。聖人洞照乎此。知不問於大小。精粗。故其作易也。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其理於是大備。天文有象。地文有法。聖人兼之。則人文為備。不止章句間也。其用於人理。

而舉無逆則天下化成矣。理之所以會者心。心位乎正位。則所通者皆正。心通乎偏位。則所通者皆偏。正位惟一。而偏位不可。既聖人以偏位為變。餘人以偏位為常。故正常不足。邪常有餘。於偏能反。斯復正位。於偏而向。常偏而已。為人上者。奈何不宅心正位。以止邪。消業。躬成位乎其中。而天下之理。豈曰小補之哉。圭峯蘭若沙門宗密原人論。并序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况三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苟能知他。世所趨者。皆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傳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然今習儒道者。祇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剖為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為中。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為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也。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勸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唯推佛兼權。實業萬行。懲惡勸善。同歸于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至于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千

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余今遵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死之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亦即天地人物。文有四篇。名原人也。斥迷執第一。儒道者。斥偏第二。儒佛不。斥兼第三。儒佛道。會通本末。第四。會通儒佛道。斥。斥迷執第一。儒道二教。既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智愚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却歸天地。復其虛無。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修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之為。了今略舉而誥之。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福之基本。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尤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耶。又道有虎狼胎。稟付天類。其禍夷齊。何名尊乎。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籍丹藥。太平不籍賢良。仁義不籍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執。則乎。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欲生之神。未嘗習慮。豈待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若言欲有

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欲有。死是氣散而欲無。則誰為鬼神乎。且世有鑑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欲有。又驗鬼神靈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欲無。故祭祀求禱。典藉有文。况死而蘇者。說幽塗事。或死後感動妻子。離報怨恩。今古皆有。耶外難曰。若人死為鬼。則古來之鬼。填塞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答曰。人死六道。不必皆為鬼。鬼死復為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歎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異有貧多富少。賤多貴少。乃至禍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天何不乎乎。况有無行而貴守行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天恭壽。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既皆由天。天乃興不道而喪道。何有福善益謙之賞。禍淫害盈之罰焉。又既禍亂及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判亂政。書譏王道。禮稱安上。樂疏移風。豈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斥偏淺。第二言佛。佛者。佛教自淺之源。略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在比前中。五一乘顯性教。在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三

不。第十。一佛為初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鬼。下品。畜生。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人生世教。儀式雖殊。然惡動善。無別。十不離仁義。羊在。而自德。行。可。修。也。如此。則。故。手。而。來。吐。善。散。手。而。委。官。多。理。也。令。持。五。戒。不。取。死。尸。不。道。是。義。不。邪。淫。是。禮。不。妄。語。是。信。不。飲。酒。而。肉。神。氣。清。潔。在。於。智。也。得。免。三。塗。生。人。道。中。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題。中。不。標。天。鬼。地。獄。若。界。地。不。同。也。則。不。足。也。俗。尚。不。知。未。也。言。邪。本。故。對。俗。教。也。佛。亦。人。今。以。佛。教。理。其。其。故。名。人。天。教。也。然。未。有。三。種。一。善。二。善。三。不。動。故。有。三。時。謂。現。報。上。報。後。報。據。此。教。中。業。為。身。本。今。結。之。曰。既。由。造。業。受。五。道。身。未。審。誰。人。造。業。誰。人。受。報。若。此。眼。耳。手。足。能。造。業。者。初。死。之。人。眼。耳。手。足。宛。然。何。不。見。聞。造。作。若。言。心。作。何。者。是。心。若。言。肉。心。肉。有。質。繫。於。身。內。如。何。透。入。眼。耳。辨。外。是。非。是。非。不。知。因。何。取。捨。且。心。與。眼。耳。手。足。俱。為。空。聞。豈。得。內。外。相。通。運。動。應。接。同。造。業。緣。若。言。但。是。善。惡。愛。惡。發。動。身。口。令。造。業者。善。惡。等。情。乍。起。乍。滅。自。無。其。體。將。何。為。主。而。作。業。耶。設。言。不。應。如。此。別。別。推。尋。都。是。我。此。身。心。能。造。業者。此。身。已。死。誰。受。苦。樂。之。報。若。言。死。後。更有。身。者。豈。有。今。日。身。心。造。罪。修。福。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據。此。則。修

福者屈甚。造罪者幸甚。如何神理。如此無道。故知但習此教者。雖信業緣。不違身本。二小乘教者。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消消。如燈燄燄。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為我。寶此我。故即起貪。貪。以。不。眼。俱。連。情。境。恐。使。苦。我。癡。非。理。計。較。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故。受。五。道。苦。樂。等。身。到。業。所。成。三。界。勝。劣。等。處。其。業。所。在。於。所。受。身。還。執。為。我。還。起。貪。等。造。業。受。報。身。則。生。老。病。死。死。而。復。生。界。別。成。住。壞。空。空。而。復。成。住。空。雖。初。成。世。界。者。頃。日。空。界。大。風。起。傍。廣。數。無。量。至。十。六。在。之。全。則。不。能。壞。此。名。持。界。風。光。音。全。藏。雲。布。及。三。十。界。兩。如。車。軸。下。風。運。不。絕。流。河。十。一。落。又。始。作。全。則。界。次。第。全。藏。雲。注。雨。滿。其。內。先。成。梵。王。界。乃。至。夜。摩。天。風。鼓。清。水。際。須。彌。七。金。等。淨。刹。島。山。地。四。川。之。水。擊。鼓。海。水。輪。圍。方。名。器。界。立。時。經。一。增。成。乃。至。二。禪。攝。蓋。下。主。人。間。初。食。地。解。林。海。復。復。木。不。銷。大。小。便。利。界。七。形。別。分。由。五。主。之。止。法。種。種。差。別。經。十。九。增。成。界。前。經。二。十。增。成。名。為。成。劫。該。曰。空。界。為。道。空。界。初。中。是。須。教。作。之。云。虛。無。之。道。知。道。體。寂。寂。寂。靈。通。不。是。虛。無。老。氏。或。流。之。我。猶。徒。傍。觀。人。欲。故。指。空。界。中。大。風。即。破。是。元。一。氣。故。彼。玉。道。主。一。也。全。藏。雲。者。界。別。之。始。即。大。性。也。兩。下。不。流。陰。氣。疑。七。陰。陽。相。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三

合。方能。生。成。是。梵。王。界。乃。至。須。彌。者。彼。之。大。也。淨。濁。者。地。即。一。主。二。笑。二。攝。攝。蓋。下。主。即。人。也。即。二。主。三。三。才。攝。定。地。解。已。下。乃。是。種。種。即。三。生。萬。物。此。當。三。主。以。前。六。居。於。食。本。有。火。化。等。但。以。其。時。無。文。字。記。載。故。後。人。傳。聞。不。明。長。辨。曰。該。諸。家。著。作。神。神。異。說。佛。教。人。緣。通。明。三。十。界。不。可。大。唐。故。內。外。教。文。不。全。同。也。住。在。住。劫。亦。經。二。十。增。減。壞。者。壞。劫。十。一。十。增。成。前。十。九。增。成。壞。有。情。使。一。增。成。壞。若。不。能。壞。者。是。火。水。風。等。三。天。空。者。空。劫。亦。二。十。增。成。中。空。無。世。界。及。諸。有。情。也。劫。劫。生。生。輪。回。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運。我。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時。一。度。空。劫。云。虛。無。混。沌。一。氣。等。名。為。無。始。不。知。空。界。已。前。早。經。十。千。萬。萬。遍。大。地。壞。空。於。而。復。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及。之。教。已。起。外。典。不。深。之。凡。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不。是。我。者。謂。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為。相。今。推。尋。分。析。色。有。地。水。火。風。之。四。心。有。愛。非。相。神。好。惡。之。事。想。能。取。像。者。行。能。造。也。自。念。念。造。也。識。能。了。別。之。四。若。皆。是。即。成。八。我。現。地。大。中。復。有。衆。多。謂。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是。諸。心。數。等。亦。各。不。同。見。不。是。聞。喜。不。是。怒。展。轉。乃。至。八。萬。塵。勞。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為。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

空觀。是有餘說。有以有餘。亦了。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上之四教。展轉相望。前後深淺。若此習之。自知未了。名之為淺。若執為了。即名為偏。故就習人云。偏淺也。直顯真源第三。佛了真源。第五。一乘顯性教者。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慈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真心。清淨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便舉一塵。舍大千。經卷之喻。塵况眾生。經况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真宗。不解反。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其認風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邊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為。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真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然佛說。前五教。其所說。均有中下之機。明從。不。新。所。清。法。光。說。口。教。令。無。名。性。善。心。說。之。不。不。離。亦。任。重。後。說。四。不。能。相。期。性。會。攝。昨。

永樂大典卷三三

五

實。依。業。教。修。力。至。成。佛。若。上。上。根。智。則。從。本。至。本。初。便。依。第。五。機。借。一。乘。心。體。心。體。此。顯。自。覺。一。切。皆。是。靈。覺。本。來。空。寂。但。以。迷。故。起。而。長。日。以。語。真。之。智。斷。之。淨。古。自。空。神。自。空。至。至。至。至。也。名。去。身。佛。會。通。本。來。第。四。會。通。所。并。同。歸。一。會。通。也。真。性。雖。為。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不。可。無。端。忽。成。身。相。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節。節。斥。之。今。將。本。來。會。通。乃。至。儒。道。亦。是。初。唯。第。五。性。教。所。說。從。後。說。之。去。離。級。方。同。信。教。各。如。注。說。謂。初。唯。一。真。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眾。生。無。始。迷。睡。不。自。覺。之。由。德。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自。此。方。是。第。四。教。亦。以。破。此。之。生。滅。信。相。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為。何。類。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此。下。方。是。第。三。教。中。亦。同。所。說。依。不。覺。故。初。動。念。名。為。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為。定。有。名。為。法。執。此。下。方。是。第。二。教。中。亦。同。所。說。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順。嫌。違。情。諸。境。恐。相。損。惱。惡。疑。之。情。展。轉。增。長。此。下。方。是。第。一。教。中。亦。同。所。說。故。殺。盜。等。心。神。乘。此。之。惡。業。生。地。獄。鬼。畜。第。中。優。有。佛。此。苦。者。或。性。善。者。行。施。戒。等。心。神。乘。此。善。業。達。於。中。陰。入。母。胎。中。此。下。方。是。佛。道。二。教。

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即我等今者身心是也故知身心各有其本二類和合方成一人天修羅等大同於此然雖因引業受得此身復由滿業故貴賤貧富壽夭病健盛衰苦樂謂前生敬慢為因今感貴賤之果乃至仁壽殺夭施富慳貧種種別報不可具述是以此身或無惡自禍無善自福不仁而壽不殺而夭等者皆是前生滿業已定故今世不同所作自然如然外學者不知前世但據目觀唯執自然會彼所說自然為本復有前生少者修善老而造惡或少惡老善故今世少小富貴而樂老大貧賤而苦或少貧苦老富貴等故外學者唯執否泰由於時運會彼所說自然為本命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即真一之靈心也究竟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見之境是阿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為心境之二心既從細至粗展轉妄計乃至造業如前說之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乃至天地即此心也夫心之動靜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自然大道如此說真性其實但是一念能變見分彼云元氣如此一念初動其實但是境界之相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識和合成就人身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

十五

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即與心識和合成八一分不與心合即是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是此也哀哉寡學異執紛然奇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明麤細本末方能棄末歸本反照心源盡細除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報身自然應現無窮名化身佛又令人本明五燈會元彌明室自機契圓悟徧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句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為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成之時須要會。鴈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花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為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慈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本又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湏到。大慈語錄示韓令人說不到處著一句風前截斷千差路超佛超祖只如今壁立萬仞無回互江令人請韻。渠本宣州人生緣在寧國前不遵釋迦後不敬彌勒家貧無飯噎出家去投佛行脚走諸方江南徧江北覓參臨濟禪便作白拈賊眼裏有種人肚中無點墨運如跛阿師說得行不得。禪人求韻。吐哉滅吾種面目真可惡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

路雖欲強柔和畢竟觸人怒萬事類如此誰敢相親附乞兒囊本空常誇
敵國富聞說閻羅王未先生怕怖休更放大言嫌佛不肯做 那搜飲似
天烝棗輕輕觸著便煩惱身著如來三事衣口中誇佛法僧寶從來纖芥
不與人一毫不就他人討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結課閻羅老 上無片
瓦蓋頭下無車維之地赤骨伴箇渾身與人爭甚開氣些子無明不奈何
說甚祖師西來意 鐵蛇在握毒氣燦燦擬議不來劈口便著圓悟語鍊
示憚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
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所謂天真自性本
淨妙明含吐十方獨脫根塵一片田地唯離念絕情迥超常格大根大智
教知見解礙到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
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
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窳窳更不須覓心覓佛渠著磕著無
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
儻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隨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着此忘
懷絕照真諦境界也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

六

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萬法平沉無始妄
想蕩盡德山隔江握手便有人承當為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
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也亦機感相投有地也亦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
發揮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起證如此之易古人以棍芥投針為况良不虛
矣未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過
劫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頭是吾家種草始得廣弘明集道士人 龍
宮既入道鳳闕且辭禁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火
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古尊宿語錄寄人 淨文禪師述一三三四
五清平打鼓道吾舞腳踏金船海月高無根樹下蹲龍虎優鉢羅花火裏
開軒棘實鑑埋糞土為報頴川善女人信受摩耶千佛母頌古照珠四護
人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
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
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
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
我 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
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洞山聰曰保福四謾人真